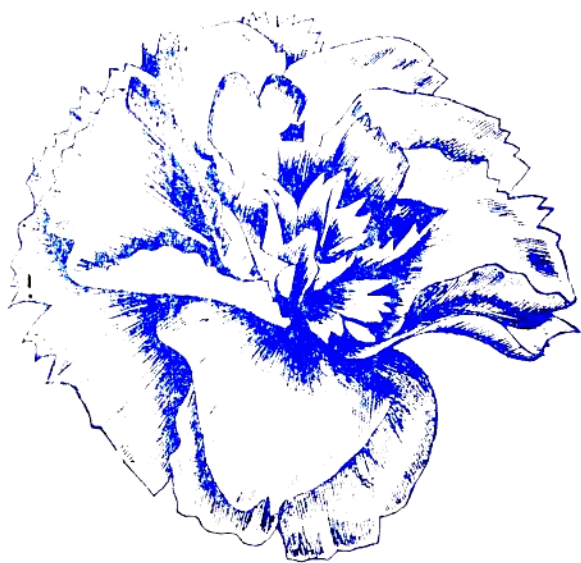


围城前后



黄际昌 著

前 言

我国新闻界兴盛繁荣的标志之一，是大批中青年记者崭露头角。我们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向海内外读者奉献上这束中国新闻界的新葩——《当代中青年记者丛书》。

本丛书的作者，都是全国解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他们先后于50、60以及70年代跨进新闻行列。无须把“新星”之类的桂冠加在他们的头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实际上已经相当不年轻了。

从他们的作品里，我们感到一股浓郁的清新气息；这里面记录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生活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记录了我国人民向四化进军脚步；这里面反映了我国新一代的新闻工作者的成长，反映了他们对新闻报道和写作方法上的新的探求。

“中国现在需要新的名记者。”既然这是大家的共同感觉，那么，就让我们为此做一些切实的工作吧！

出版这套丛书，就是这样一种努力。

它对新闻事业的热爱者，将是一种鼓励；

它对新闻工作的探求者，将是一种肯定；

它对新闻业务的交流，将是一个园地；

它对社会了解新闻界，将是一个窗口。

相信：中国的优秀记者，将如不尽的长江，滚滚而来。

相信：我们的这项工作不仅会受到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的欢迎，更会受到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普遍支持和关注！

《当代中青年记者丛书》编辑委员会

目 录

寻根记	1
农民提出了新课题	21
郭聋“点绿”	28
泥水世家	32
便民桥	35
柳林觅富	41
“二次围城”	45
开城以后	65
城市改革的尖兵	94
腾飞吧，白兰	107
新风徐徐来	117
文明进行曲	124

兰州桥头	142
“华东屋脊”奇观	146
开拓者的足迹	151
蛇窝怪人	165
任老未老	184
扬州三把刀·	211
消灭森林赤字	216
伴沙居	220
风过芦洋埔	224
华家岭上	227
瞒天过海	233
台下侯宝林	265
江帆其人奇画	297
童心贝	323
毛委员三下才溪	327
宾朋四方来	335
邻邦的发现	349
大连的“服务圈”有多大?	352
小“熊猫”为什么能畅销几大洲?	355
后记	358

寻根记

红旗一插天地新

——闽西歌谣

我怀着崇敬和追念交织的心情，走进我们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啊，庄严的革命殿堂！

眼望着一幅接一幅的图片、一件又一件的革命文物，竟不知不觉地走进了历史的长廊。这里有镰刀、斧头、红旗，有传单、梭标、火把，有搏斗、拚杀，有血肉筑起的长城！有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英魂在游荡！

哪里是当年 12 名代表集会的场所？讲解员抬手指着一间阁楼：在上面开的会。

我扶着楼梯斜栏，步履轻轻地走上去。轻轻地，轻轻地，深怕惊扰了。会场上已空无一人。我数着桌边的椅子，一、二、三、四……，心里默

默想着念着：董老、何老、陈老坐在哪个座位上？毛泽东同志坐在哪里？耳畔仿佛震响了：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消灭私有制！**”

“**消灭阶级差别！**”

历史的呼号在回荡，似乎震得这小小的阁楼吱吱作响。历史记录告诉后人：当年在这座风雨楼头集会的12名代表曾共同起草并通过了神圣的党纲，然而后来在变幻的风云中发生分化：多数代表继续朝着革命的目标前行，而有的脱党，有的叛党，有的当了汉奸。无情的历史揭示了铁的规律：大水在河床里奔泻，难免泥沙俱来。30多年前，当我第一次听说12名代表中的周佛海后来投降日本当汉奸，幼稚的心灵为之一震，天底下有这样咄咄怪事么！经历过十年动乱，从党内清除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之后，也就见怪不怪了。尽管泥沙俱下，道路曲折，但大河毕竟东流去，革命大势不可当。这是为什么呢？

我在这个历史长廊中寻觅着答案。猛抬头，看见董必武同志——几名代表之一——为“一大”会址的题词，这是他在1956年大年初一提笔写就的：

“马列主义只要有人会在劳动人民中传播，革命的运动就会在群众间生根，群众的革命运动就会发荣滋长起来”。

听，这是一位最有发言权的老党员的历史见证。他概括了建党几十年来的一条根本经验，也昭示光明的未来。

我们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地实行第一次“农村包围城市”革命路线，取得伟大胜利。之所

以如此，就是象董老指出的，因为马列主义的真理火种在人民中间广为传播，革命在群众中间生了根。

历史的回声在耳畔响着。我告别“一大”会址，到神州大地寻“根”去。

前进根基

初到福建，第一个歇脚点是龙岩县城。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早读毛泽东同志的诗句，心向往之。龙岩城区不大，主要干道是一条几里长的大街（过了几年，龙岩县改为市，别有一番繁荣景象。）这是通往闽西山区的咽喉要道。自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从龙岩往西走，山更高，道路更崎岖。一路上听到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故事，张鼎丞、邓子恢是早年组织闽西农民武装暴动的领导人，当地老年青年没有一个不知道他们的。中央红军第一次入闽西，是1924年12月底。这是直接关系到开辟和巩固“中央苏区”的重要一着。从1924年4月毛泽东同志以“前委”名义写给党中央一信中，可以看清挺进闽西的战略意图：

“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

而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就必须“以闽西、赣南20余县形成一坚固势力”，作为“前进根基”。

好一个“前进根基”！今日寻根可找对了地方。

1924年冬，中央红军（当地人称为“朱毛红军”）首次入闽西，革命火种迅速撒播，火势蔓延到上杭、永定、武平、长汀、连城和龙岩六县。后革命势力一度受挫。到1929年春，“朱毛红军”

下井岗，直插闽西，从此革命势力大振，由“红一角”进而“红一片”。山村、竹寮间唱起山歌：

打起红旗呼呼响，
工农红军有力量，
齐心合力打天下，
反动势力不久长。

中央红军与当地革命群众结合，如龙得水。当时毛泽东同志致中共中央的信中写着：红四军“士气仍振奋，目前一时期当在福建境内工作。闽西已有 80 万赤色群众足以掩护红军”，打退敌军的“会剿”。

革命群众运动愈猛烈发展，愈需要革命理论的指导。毛泽东同志在致中央的信中，深切地感到“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他请求中央寄给“布报”（即《布尔塞维克》杂志《红旗》（即中共中央当时的机关报））以及《列宁主义概论》等书籍。信末强调：“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

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以身作则，反对“本本主义”，迈开双脚，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把革命实践中的丰富经验加以科学地概括，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密切结合起来。著名的“才溪乡调查”，毛委员就是在闽西“三下才溪”写成的。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些重要论著，也是在这片土地上调查酝酿，打好腹稿乃至写成文章。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为古田会议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第一部分）等篇，都是有深远意义的文献。

我到闽西之前，虽多次学习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并不清楚写这篇“通信”的由来。到闽西后，当地搞党史研究的同

志特地让我看了史料。一是此文的早期版本封面的影印件，封面上刻印一行醒目的大字：《毛泽东同志给林彪的信》哦，在秃顶上抓虱子，一眼就看出来了，批的是林彪！我进一步遁迹察史，才弄清此文由来。古田会议开过之后，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同志在古田赖坊一家名叫“协成店”的商号楼下住房里，给林彪（当时担任第一纵队司令）写了这封长长的复信。

这封复信的开头原来这样写着：

“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因为有些事情忙着，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可以贡献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什么适合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延着。现在我想得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到底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实是现今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于你的个别情况不切合，仍是一般紧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他提出来。”

往下，就尖锐地剖析和批判林彪来信中表露的错误思想论调：

“我要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呢？我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5月18晚上瑞金的会议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

“我所不赞成你的是指你缺乏建立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对于群众促进革命的高潮的任务就必然不能如你心头所想的完满地达到。”

此前，林彪在井冈山就散布过失败主义情绪：“不要说一个井冈山，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能打得下天下吗？”“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他把这种思想情绪带到了闽西、带到了古田会议上，而

且变本加厉，十分露骨。

（以上摘引自《闽西革命史论文资料》、《闽西革命根据地史话》）

今天回头看历史，更为清楚。林彪的错误观点，是反映当时党内的一种思潮、一条“左”倾路线。一些人不从中国国情出发，“总是梦想这时城市的工人斗争和其他群众斗争能突然冲破敌人的高压而勃兴，而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而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而形成所谓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1927年的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被迫转入农村。但仍然有些人对这种转变，“初则反对、违抗，继则勉强、被迫和不自觉”。可以看出，林彪在这个历史关头的表演相当露骨。而毛泽东同志正是在批评林彪的“通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正确主张。——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先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逐步创造条件夺取全国胜利的指导思想，此时开始形成。此信极为重要，第一次“围城”之计，从此可见大端。

在寻根途中，我瞻望了著名的古田会议会址，古田和才溪的革命纪念馆，沿途入乡出镇采访过好些老红军，老赤卫队、老党员、老干部及其后代，当地青年搜集革命史料的热心家给我很多方便。越是往藏龙卧虎的深山里走，我越能理解当年中央红军和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要选定闽西这块农村山地，作为革命的“前进根基”。史实凿凿：从这片“根基地”曾源源提供大量兵源，出财源、出经验、出理论，出文武双全的栋梁之材！历史不应忘记闽西。当地一些对党史颇有研究的同志认为，解放后某些报刊书籍中论述当年“中央苏区”的地域及其历史作用，往往只限于江西井冈山地区，实际上应当包括闽西几个县在内。他们这个论点，是有一定史料为依据的。值得有关方面重视。

光 荣 亭

闽西人民对革命大业的贡献，最宝贵的贡献是血、是生命！才溪乡就是一个突出的典型（这个乡早在1928年5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支部）。

在才溪纪念馆，我翻阅一份史料：1934年5月15日《红色中华》报上登的一篇报道：

“[上杭通讯]这次蒋介石军阀于4月27日一到才溪，就用机关枪扫射，见人就杀，奸淫掳抢，无所不用其极。而下才溪（乡）一个89岁的老妇女还被活活奸死，并把手、足、耳朵割下来。下王（村）和上才溪因躲避不及被奸得要死的亦不少。山林旷野杀得血流遍地，目不忍睹。统计这次被抢去的米谷已有千担以上，大猪被杀七八百头，鸡鸭兔子更不胜数。就是最偏僻的梁坑（村）只有20余家人的小村，鸡头鸡脚即捡了一桶。其余大的村庄里，猪头猪脚遍地皆是，衣服用具全都抢尽，田园生产被糟踏得不成样子，房屋尽被毁坏。特别是上、下才溪两乡找不到一块好的门板了。灿烂的光荣亭焚成了焦土了。”

我脚踏着被先烈的血染红的山地，读着这篇用血写成的真正的通讯，我心里火辣辣的，眼眶也火辣辣的，不禁仰天长嘘……。

我急于寻找那个光荣亭的遗址。啊，前面就是，就是这儿。才溪的工作同志在新修复的亭前，告诉我：这亭子是才溪乡受到中央苏维埃表扬之后，于1933年春在溪水边建起的。第二年，白军狗子进乡，把大批赤卫队员、红军家属押到这亭子前，刀割，枪挑，把尸体推到溪水里，“水流百步还泛起红色”。……

才溪才溪，你是历史的见证。问溪底沉埋多少冤魂，溪水载

走多少血泪?!溪水日夜呜咽。

大难遭劫的何止一个才溪乡!在闽西山区里,象才溪这样同时被摧毁殆尽的村子,有500多个;被白匪杀绝了的、断了烟火的农户就有4万户,惨遭屠杀的人民群众不只一二百,也不只一二千,而是十几万人的头颅滚滚落地!从旧档案中查出当时白匪探子的现场“禀报”,他们说:所到之处“无不焚之屋,无不伐之树,无不杀的鸡犬,无遗留之壮丁。”

我步履沉重地山间崎岖的羊肠鸟道上走着,我望见路旁的一木一石,旧日斑斑伤痕向后人提问:在大革命大动荡的年代,你知道我们是怎么幸存下来的么??

那年代,尽管白色恐怖弥漫山林。闽西的人民群众心向着苏维埃,人跟着共产党。白匪快杀到村寨门前来了,村里百姓能跑得动就跑进深山老林找红军,实在跑不动的忍受痛苦留在家门里做“钉子”(给山里的红军游击队搜集情报,保持秘密联络)。“钉子”串“钉子”,整个村子成了在白色恐怖包围下红色基点村。革命胜利后,人民政府作过调查,闽西山区里至少有500多个“基点村”坚持下来了。那里红旗不倒,火种常燃!我访问龙岩时,正赶上一支文艺队伍在县城排练,他们即将进山慰问老基点村的乡亲。

这500多个“基点村”意味着什么?这时我自然地想起了董必武同志的题词:“马列主义只要有人会在劳动人民中传播,革命的运动就会在群众中生根。”对,这“根”深深地扎在血泊中,扎在刀光火影里,扎在一户一户、一村一村的劳动人民心中了。

革命的根,顶着腥风血雨伸延。

革命的烈焰,从许多的基点村,许多“前进根基”地向广大农村蔓延,向大中小城市伸出火舌,喷出红光!

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派出老苏区访问团，前来慰问才溪及闽西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支持才溪重建光荣亭。毛主席还派人送来他的亲笔题字：“光荣亭”。今天在光荣亭附近，保留着一个土台子。我向陪同的同志打听，才知道这台子也有一段光荣的历史。当年，“中央红军曾和地方武装在这台前接受朱德、毛泽东同志的检阅”从这里整装出发去打击敌人，演出“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威武雄壮的活剧。当地一位随军打进南京城的老红军，解放后回到才溪探望，还特地到检阅台前立正追思。这位将军告诉后生：这个台子有用，留下来。

光荣亭连着光荣台，怎不叫人联想翩翩！

一些革命战士在这里倒下，大批的革命战士从这里发起冲锋，冲出山林，冲过千山万水，最后包围了、“吃”掉了一个又一个城市。

新山村 新女性

我在才溪采访了几十件动人的新事，自然而然地集中到一个主题上面来了——山村妇女。

通常说：“妇女能顶半边天”。才溪妇女却顶大半边天。

在国内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到才溪乡做调查时，亲笔作了记录：

“上才溪全部青年成年男子（16岁至55岁）554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485人，占88%。下才溪全部青年成年男子756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526人，也占70%。”

可以想见，一个乡里百分之七八十的青年成年男子出外，乡间妇女肩上担子有多重！生产、拥军、支前等等，而且还得承受精神负担。常挂着出外的亲人。

下才溪的妇女代表王秋莲，就曾亲自陪着丈夫孙松去乡苏维埃报名参加红军，不巧，三岁的孩子得天花病死了，孙松想暂时留下照顾一下妻子，秋莲唱起一首山歌：

红旗一插天地新，
我夫出征莫挂心，
一心一意干革命，
有子过世也甘心。

（注：“冇”，当地客家话，是“没有”的意思。）

孙松情绪轻快了。秋莲连夜赶做两双布鞋，把丈夫的衣、包洗得雪净雪净的。在光荣亭前送别的一霎那，她递给孙松一条绣花巾，开口唱道：

欢送我郎当红军，
一条毛巾带深情，
巾上绣着七个字，
永远革命莫变心。

当我们今天走过检阅台前，石板桥头，仿佛还听到那送别的余音袅袅。

告诉读者，我采访才溪之日，王秋莲还健在。她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在她额前深深的皱纹里，嵌记着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老人虽然无气力唱响往日的山歌，却还经常给后生讲红军的故事。有一年，她上北京参加一个盛会，归回乡里，笑得合不拢嘴，说起北京城里的新鲜事，连饭也忘了咽。王秋莲“人老心红”的事迹传到军营，有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战士，读着她的事迹材料脱口而出：“秋莲婆真好”！领导上批准他探亲假，他没回家，径直奔才溪而来，专程探望秋莲婆，在这位老人家里恭恭敬敬地侍候半个多月，才转回军营。从此，秋莲婆更加开心了，仿佛当年丢

了的三岁孩，今天已长大成才，又回到自己身边。

深山里处处有动人心弦的故事，处处都是诗情、画意和歌声！我们的作家、诗人、歌曲家几时来“婆”家采风呢？

妇女——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你不要担心这个主题老化。随着时代的前进，会不断充实新意的。

喏，眼前站着三位才溪新女性——

这位叫谢美兰，是在暴雨之夜涉水抢运仓库化肥的一位中年女共产党员，就是她，在滚滚山洪前振臂呼喊：“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水！冲！”

那一位叫吴素新，现任中溪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她带头落实发展家庭副业的政策。她每年喂养好儿头肥猪卖给国家，每头每天长膘一斤。邻近妇女担心“政策多变”。吴素新就领她们到自家猪栏前，不紧不慢地说：“你数一数，一、二、三、四头猪吧。我相信政策不会变回去”，来参观的人们，亲眼看见这槽头兴旺的景象，心中疑团消失了。

还有这一位，叫陈招娣。她刚刚从龙岩城里参加授奖大会回来。她是以家养长毛兔出了名的。向我算了一笔帐：现在家有长毛兔40只，母兔两个月下一窝，一窝下7只到11只小兔，……单这一项，全家全年收入190多元。5年前，她只用两只兔垫本，现在“玉兔满堂”了。整个大队的妇女看了眼热，95%的户都养起长毛兔。这一回，听说陈招娣在地区受奖，抱回一张大奖状，还有一床新被面，邻近的妇女登门参观的多如流水。

读者，从这三位新女性的所作所为，可以意识到，才溪妇女在新长征的途中，又走到前头。

若干年后，年轻读者也许觉得奇怪：哈哈，就凭她们养兔、养

猪这些平常事,就值得授奖?就“封”她们为新女性吗?!笔者无意故作惊人之笔。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看事物不要离开一定的地点、时间、条件;探讨一个历史问题,应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去探讨。要知道,那些“平常事”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山村里,可不寻常啊!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闽西和全国农村一样,经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与山外很少发生经济联系,更谈不上向海外开放什么了。山区里“千家万户搞饭吃”,一味“以粮为纲”,“全面砍光”,依山傍林,群众却不能收山林之利,百业不举,六畜不旺,一年忙到头挣不来几个活钱。说句真话,不怕后人见笑:乡村老大娘想托人下山进城买点“针头线脑”,也是得蹲在家门角落里,伸手摸摸黑鸡窝里有没有热乎乎的鸡蛋哩。鸡没有下蛋,就换不来日用品。长期封闭,不能自给不能自足,更拿不出多少商品同城市交换。这种状况直到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罢才发生突变。农村政策放宽,鼓励群众“广开门路”。而才溪许多“老实巴交”的山里人,耳目不灵,心里犯嘀咕:天晓得,政策放“宽”一阵还收不收?还砍不砍资本主义尾巴?你望我我瞧你,千家万户仍不动弹。前面提到的新女性吴素新们,就是在这样的地点、时间和条件下冲出来的,她们带头响应党中央的最新号召,冲破多年封闭的篱笆,为活跃农村商品经济打头阵。她们虽然不常下山进城,然而却支持本家族、本村的男子汉们从事更多开放性事业。我在才溪采访期间,亲眼看见一支由乡村能工巧匠们组成的建筑队,开向上杭、龙岩县城和南京大城里去“大兴土木”。临行前,溪畔林下又出现妻送夫、母送儿、姐送弟的动人情景。使我自然地联想到当年检阅台前壮别的历史场面。是的,这是80年代的山村新女性,她们没有或者很少直接参加第二次围城的大军行列,但她们全力做好“后方”生产和工